

在乌兰巴托的一个下午,我从酒店房间下楼去买咖啡。酒店一层有个小小的咖啡厅,旁边有三把椅子。椅子背后有一扇窗,能看见一片居民住宅区。椅子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油腻男人,一副醉醺醺的样子。蓬松的头发下,那双有些呆滞麻木的眼睛,是一种遭遇着磨难的眼神。他的面部皮肤松弛,堆在嘴角两边,有点神经质地晃动着一双腿,突然,仿佛想到了什么一样,会开心地笑一下。

我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他几眼。站在吧台前,在手机翻译软件上输入了一句话:你好,我要一杯热美式。手机翻译出一段蒙古语,我拿给卖咖啡的孩子看。她伸出脑袋,一字一句地用蒙古语念出来,了然地点点头。我把手机给她,她说了很长的一段话,但翻译的内容中,我没找到热美式的字眼。也没找到卡布奇诺、拿铁之类的字眼。不得已,我重新说了一次,但结果依然如是,还是没有热美式,但“咖啡”二字出现了。我意识到我得换一种方式,看她背后墙上的咖啡名录和价目表,我拍了张照,利用翻译软件翻译出上面的内容。这不是有吗?卡布奇诺也有,拿铁也有,热咖啡也有。我指着热咖啡说,我要一杯热咖啡。她满脸无辜地看着我,又回头看看那个表,用蒙古语又跟我说了几句,但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突然被一阵突如其来地心力交瘁击中,想就此离开,不再纠缠了。

过去几天,类似的事发生了好几次。在我仅有的几次要用翻译软件进行交流运用中,这次乌兰巴托之行是最艰难的,似乎蒙古语和汉语间的

买咖啡一二事

索南才让

翻译存在巨大的空洞和吞噬,没有一次能完整地表达我的需求,也没有一次能够完整地得到我想要的答案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?其他语种的翻译似乎并没有这么大的缺陷。我朝她摆摆手,示意我不要了,但她依然没明白。看看我,又看看后面的价目表。她还想看手机,但我已经将手机装回了兜里。这时,椅子上坐着落魄男人突然中气十足地对女孩子说了一大堆话,接着他又在跟我说话。他好像醉得很厉害,我并不想跟他有什么纠缠,装作没听见。我想离开,但他又叫住了我,朝我招手。我们之间只有三四步的距离,我一时定住,不知该不该过去。就这样离开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,一种发自内心的谴责已然滋生,我如此绝情而没礼貌,真的好吗?我站在那儿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女孩又开始跟我说话,我如蒙大赦,女孩再次跟我要手机,我打开翻译给她,这次她说得很短,翻译中出现了热咖啡,我一个劲儿地朝她点头。我们终于解决了问题,都松了口气,做咖啡时,她朝我露出善意的笑容,似乎在因为之前的沟通不畅而表达歉意。

我站在吧台旁,微微侧过身,背对落魄男人。但他似乎站了起来,走到了我身后。他在跟我说话,我转过脸,露出笑容,朝他点头。他手里拿着的咖啡杯是陶瓷的,半杯咖啡在里



此间相逢

不紧不慢

陈英

那日见到不少好友,聊关于生命、朋友的日常,轻松且伟大的话题不经意间变得合理得体,时光在不紧不慢中流逝。

大个子也来了,他说米谷初冬的景色不错,说柴火灶烧的锅巴汤饴人。对我最近或多或少困惑,他列举了身边的平凡和逆袭。老天给予幸福,也降下苦难,无奈之余,唯有接受,生命会在不经意间开出不一样花儿,不失为财富。身体有疾,才会好好地和她对话、交流,也能安静地思考人生中许多命题的正解,用独特的角度审视身边的张牙舞爪及琴瑟和鸣,学会放弃和拾捡,选择属于自己的真正图腾,珍惜真实厚重的情感。让生活更美好,让生命更丰富,让幸运和苦难碰撞出更多的绚烂。

2025年,记录的多是生活中的不紧不慢,或喜或悲,落成文字,终是快意。晚上大姐做了几道乌沙土菜、土鸡汤、山芋粉圆子烧肉、辣椒粿、小肉鱼等,几个炭锅一摆,文火突突。屋里暖意融融,一如身边高大爽朗的朋友,有力而温暖。就这样,在不紧不慢的日子里,我们品着土菜,说着闲话,温暖便如文火,缓缓炖透时光。

前几天,“鲁采”王总发微信给我,约我吃茴香饺子。茴香饺子,太棒了!年轻的王总是山东德州人,我的父母本是燕赵儿女,我六七岁时,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回河北深州老家探亲,我们从北站坐火车,先要到德州下车,再转往石家庄方向的火车。于是,我的记忆中,德州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北方城市之一。

遇见王总,于我恰似他乡遇故知,虽未至泪沾裳之境,却因乡情打开了话匣。我描述了记忆中当年在德州转车时,父亲买来的德州扒鸡,那金黄酥脆的皮肉间流淌的醇香,至今仍是舌尖上最鲜活的童年印记。那天我还讲述了小时候家里包茴香饺子的事,这个茴香馅饺

美食

沐抚镇,烟火飘香

汤朔梅

自白帝城出,已是午时。导航至恩施大峡谷,近两百公里。舍高速而就山道,岂知欲速则不达,车入湖北境,一路盘山上下,险要处仅容一车过。山间



残垣余晖 (水彩) 赵葆华

雨雾缭绕,能见度不足百米,且时有山石滚落,左右风声绝顶,为平生仅见。

至恩施的沐抚镇,已过五点,投止于隐山舍民宿。自窗前向南望,一公里外崖壁如屏。壁如刀削,呈土黄色,无树木修竹。雨脚已收住,一抹夕光透出云罅,斜照于其上,金碧辉煌,宛似一幅峭拔的山水画卷。

晚餐的农家乐,离宿处六七家门面。店主姓牟,一个干瘦老头,坐门首小桌前,就着花生米喝小烧酒,兼招呼客人。遂胡乱点三个土菜,牟店主端起自己的酒杯说,这酒好。问之,说本地苞谷酒,并给我倒上一杯。这酒不赖,除了有股子特殊味,上口醇正清冽。

第二天清早,被鸟鸣唤醒,便起来逛沐抚镇。这

面晃动着,他将咖啡杯放在吧台上,双手搓了搓,朝我伸出一只手,我和他握了手,又朝他点头、微笑。我再次看向小姑娘,希望她赶快做好咖啡,好让我离开。落魄男人开始掏自己的衣兜,很快掏出了一小瓶酒,他晃了晃。这时,他的脸上又露出了一副表情,似乎因为兜里的酒没消失而感到心满意足,他打开酒瓶。把剩余不多的那点酒,倒入了咖啡里。这一幕多么熟悉,我想起看过的那些电影中的场景,将酒倒入咖啡里,酒鬼的标配吗?现实中,我也遇到了。他喝着咖啡的时候,我看见他脖子上有一个小伤疤。被小刀深深划开了皮肉的伤痕,但我更倾向于是在牧区自己的草原上被铁丝不小心划开的,因为这疤痕也是如此熟悉,和我被铁丝划开的疤痕如此相像。在他蠕动的喉结下,层层叠叠地穿着两件圆领衫,厚厚的一套棕色皮衣,袖口衣领都包浆了。我们离得这么近,但我并没闻到异味。我突然发现,在我们古怪的交流间,他没有用目光直视过我的眼睛,而我也没盯着他的眼睛看。我们都避开了彼此的目光。好像我们都害怕目光碰撞会发生不好的事。

我的咖啡做好了,蒙古女孩端给我,示意我将手机给她,这次我看到的是:“他说你不是蒙古人。”所有的交流里最清晰的一句话。我不想向他们解释我是中国人,是个不会说蒙古语的蒙古族人。我很认真地对落魄男人说,你错了,我是蒙古族人,从很高的地方下来的蒙古族人。我对蒙古女孩也说了这句话,他们都看着我,我朝他们礼貌地道别,端着咖啡,离开酒店。

是古镇,始建于明末清初,多为土家吊脚楼。进入新世纪后打造过,但旧时痕迹依稀。古镇醒得早,店家都已开市。街市多往来者,游人寥寥,都为营生忙碌。年轻人大多骑电瓶车,老老都背着背篓,像都市女性背一个时尚的包。背篓里装着各种山货、菜蔬,有的背着小孩。老夫妻俩同时出门,老妇人背着背篓,老头倒手跟在身后,像个爷们。一个老妇人背篓里背着一只大白鹅,随着她蹒跚的脚步,那鹅不时向天叫上一两声。一对七十来岁的夫妇,老头背着大背篓,里面坐着白发苍苍的老太,他们边走边唠着嗑。我想,或许是那老人腿脚不便,或许是老两口再体验一回年轻时背媳妇的浪漫。这么多人,都朝同一个方向而去。我也随

流。至一集贸市场,原来他们是去赶集,里面山货充盈,市声喧嚷,山枣、橘子、板栗、鸡鸭、肉类、山珍罗列。见那老妇人坐在阶沿上,守着那只大白鹅;那背媳妇的一对老人,坐在小方桌前,吃着水豆腐……

太阳出山梁,我们便跟着导航前往大峡谷。但因时间关系,仅游览大峡谷,七星寨半途折返。折腾了一天,晚饭还在那家吃。牟姓店主已在等,我存的那瓶酒已放在桌上。因为有了昨天

七夕会

阴,黑蒜抗氧化促消化,契合“食药同源”理念。当茴香猪肉馅和茴香鸡蛋馅饺子上桌,那种多年未见的滋味,瞬间勾起回忆。每个饺子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型雕塑,洁白的饺子皮下泛着翡翠般的茴香色泽。王总还特意安排厨房准备了海胆水饺与西红柿贝丁水饺,这让我瞬间联想到徐鹤峰大师在《玩转狮子头》中展现的烹饪哲学:那九十九种突破味觉边界的狮子头,不正是食材与技艺的浪漫交响?这份匠心,恰似饺子皮包裹着无限可能。

我毫不客气地将吃剩的饺子打包带回家。次日早晨,我早早起床,在平底锅中为饺子覆上一层薄薄的面糊。当焦香弥漫,我轻咬一口,那熟悉的滋味竟让我恍惚间又看见了父母的身影在晨光中温柔浮现。

2025年岁末,我在上海大剧院梦回童年——自1998年大剧院落成至今,这里的每场大型演出几乎从未错过,但唯有这次,入场便惊呆了:从舞台边到过道,密密匝匝“长”满了加座的观众,恍如45年前跟父母一起看电影的火热场景。

45年前,不到10岁的我深深被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的外国影片打动,至今依然记得《巴黎圣母院》《叶塞尼亚》《简·爱》《生死恋》等经典电影的台词与画面,也记得《悲惨世界》里“主教爷爷”如何用银餐具和烛台救了我“冉·阿让叔叔”,“叔叔”又如何救了我更多人。

45年后,看的是音乐剧版《悲惨世界》40周年纪念音乐会。55天、64场、102%上座率。冉·阿让、沙威、大主教轮番在观众们记忆的舞台上登场,而当芳汀开口唱道:“曾有一段时光,人们都很善良……”我猜想,一定有不少人同时湿了眼眶,因为,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“那一段时光”。

对有的孩子来说,曾有一段时光,父母和声细语、陪伴身旁;对有的父母来说,曾有一段时光,孩子乖巧可爱、未来充满希望;对有的恋人来说,曾有一段时光,彼此心心相印、坚信永不分离;对有的长者来说,曾有一段时光,老友结伴而行,以为岁月悠长……对我来说,曾有一段时光,台词倒背如流,将“配音”作为理想,将李梓老师作为榜样,也想用声音塑造一个又一个经典文学形象……

如今,属于我的那“一段时光”虽已优雅老去,但热爱带来的美好却并未随风而逝,只需一句对白,便又柔情满怀;每日真诚细语,亦在抚慰人心。如今,做着更令我热爱的心理咨询工作,聆听每位来访者倾诉“曾有一段时光”,陪伴每个生命修复创伤、重燃希望、直面挑战,还有什么比当下的这段时光更能传递专业与爱、更能报答父母给予我的“心灵富养”呢?

母亲在世时,最喜欢提起的趣事之一,是“我和你爸总是抱着你去看电影,每次散场时人都很多,结果光你的新皮鞋就挤丢了好多双!”每次听到母亲讲,我便会与她和父亲紧紧拥抱,脸颊贴脸颊地撒娇说:“我怎么这么幸福呀!”

幸福如我,因为做心理工作,所以懂得如芳汀一样低吟着“曾有一段时光、人们都很善良”的来访者们历经坎坷后内心的感伤,更懂得有的来访者说:“善良,在我这里是个贬义词,因为我用它来回避冲突,像我妈以前一样。”

每当这时,我会轻轻点头,然后柔声细问:“如果时光倒流,现在的你回到当年的母亲身边,你会对她说些什么呢?”其中一位女士回答:“我会说:妈,做你自己就好,我陪你一起面对冲突!”我说:“我好像听见了你对我妈的善意,这样的善,你还会不会觉得是贬义词呢?”“不。”她声音干脆地说,“这是一种有力量的主动选择,成为妈妈的光,其实就是成为自己的光。”

成为自己的光,这是多么智慧的事。就像芳汀,唱尽半生颠沛,仍未让心中对美好的眷恋湮灭;也像大剧院院心中从南地北赶来的观众们,即使岁月浮沉,仍愿意守护着灵魂所需要的“无用之用”。

剧终散场,出门居然闻到了葱油饼香。定睛望去,只见晶莹剔透的艺术殿堂门口停着一辆复古小推车,一位全副武装的大厨正一丝不苟地在车前忙碌着,车上小小的暖光灯将他和他煎熟的葱油饼都镶上了一层金边,仿佛童话一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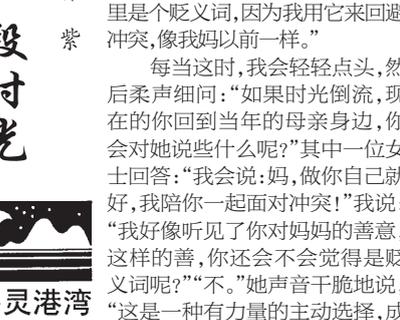
冬夜里,因为同样的灵魂需要而相聚的人们,开始排着队买热气腾腾、香香脆脆的葱油饼,依然像极了童年。

我猜想,多年后,今夜观众们回忆起眼前景象,也会一样在心底低吟:“曾有一段时光……”幸运的是,今夜的这段时光,由我们共同编织、彼此照亮。

曾有一段时光

林紫

心灵港湾



心灵港湾